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折諸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鄧洪繼

謄録監生臣胡曉春

左傳折諸卷十六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襄公

衛奔高唐以叛

水經大河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京相璠曰本平原縣齊之西鄙也按傳兩言高唐一見于此一則哀十年趙鞅伐齊毁高唐之郭酈氏水經亦兩注之以此為齊之西鄙以其在平原而趙鞅所侵之高唐為東鄙以水

經從聊攝而來也聊城誠為東而平原宜為北善長之于地理精矣

盟于澶淵

河水經左會浮水故瀆注故瀆上承大河于頓丘縣而北出東逕繁陽故城南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

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

既已逐舊君而更立新君矣舊君入何以處新君置碁不定以隕九世之卿族甯氏父子之禍具于後傳無足

責矣獨殖之將死而自悔其心似有可悲者則何以處之高歡嘗逐魏孝武帝立東魏靜帝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吉鞠躬屏氣十七年如一日庶幾以盡禮于新君者酬舊君之罪可也

君入則掩之

媿菴録曰欲逐逐之欲招招之其視君父何等殖真將死之言哉

庶其竊邑于邾以來

納叛取地為國者所弗尚孔疏連引據地以叛數則惟孫林父以戚如晉與庶其黑肱相符蓋魯與晉皆以大國蔑視邾衛小國受其地而無敢誰何也而邾則再書出奔衛之戚與晉之晉陽朝歌宋之南里蕭並書以叛杜注所謂内外之詞也後世蜀漢受孟達之上庸而敗于街亭東晉圖姚襄之豫州而敗于山桑至蕭梁覬侯景以十三州來歸臺城被圍國祚顛覆視春秋二三竊邑之叛臣巨細懸殊總無有善其終者甚哉納叛取地

之不可也

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

真西山曰季孫賞盜而已非為盜也而臧武仲乃曰上之所為民亦為之何哉葢季氏是時顓有魯國凡土地貢賦名器威福君所有者皆竊以為巳物非盜而何武仲因事而規之其言深有味云

欒桓子娶于范宣子

文作四節看一節寃欒盈二節表叔向三節原向

所以及難四節欒盈見掠于周揆之事理畢竟欒盈奔楚為主而叔向餘文反過其主則筆間贏縮不能表主客之形也左氏自成襄以來往往餘傳多而正傳少又往往餘傳間之胸中料理不復與經相顧其好惡全悖聖情讀之者特以其警句耳

叔向弗應出不拜

娩菴録曰此是千古處患難榜樣無此卓識定力鮮不自失生平而誤事機也奚之闗而棄駟而不見向之不

告自是一致

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

媿菴録曰小人輕易許人臨時背之且加擠焉如鮒者多矣向之不應不拜可謂大智祁奚免向而不見老臣謀國之意遠矣

祁大夫内舉不失親

荀爽與袁閬相見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昔者祁奚内舉不失其

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不見叔向而歸

媿菴録曰大臣如奚之用心則名跡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東漢范滂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為謝或有讓滂者對曰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

有謝恩之詞也北魏元弼誣崔光韶與耿翔連結合家考掠樊子鵠為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

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

北魏道武帝賀夫人獻明后妹也美而艷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悅之欲納焉后曰此過美不善道武納之生清河王紹性險悖卒弒道武胡身之謂魏后前識與叔向母同

得罪于王之守臣

顧亭林曰守臣謂晉侯也玉藻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注以謂范宣子非愚按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則侯國正卿亦得稱守矣然此處語氣自屬晉君

使候出諸轘轅

伊水經注水歷厓口山峽翼崖深高壁立若闕崖上有塢伊水逕其下歷峽北流即古三塗山也杜預謂三塗

在陸渾縣南則以三塗為一釋例云三塗伊闕大行轘轅三道也周本紀武王曰南望三塗服虔以為太行崤黽非南望矣凖周書南望之文宜為轘轅大道言伊闕者非

又

郡縣志河南府緱氏縣古滑國轘轅山在縣東南四十六里道路狹隘凡十二曲將去復還後漢河南尹何進所置八關此其一也

錮欒氏也

毛西河曰欒氏世逆逐之當矣錮不無太甚而胡氏又舉大夫去國之禮責晉不導之出疆先于所往則誤以被逐者為去國其辭固已謬矣且曰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夫以弒君之逆賊而題曰世勲也乎徐仲山曰欒氏世逆罪固當滅而盈則無罪猶之趙氏世逆罪亦當滅而原屏則無罪

莊公為勇爵

陸貞菴曰爵飲酒器設此以觴勇士因名勇爵杜注云爵位非

雨行何以聖爲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雨暘之數果不能逃乎聖人也

見于嘗酎

漢紀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武帝因八月嘗酎命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觀子產言則春秋時已有嘗酎之禮矣　月令五月飲酎亦見于不韋秦制

殷以少牢

疏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今公孫黑肱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牢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喪祭進一等大夫亦得用太牢云云愚按伯張善自抑損傳亟稱之矣

獨其立段以嗣職也不請命于君而名室老宗人專制之大夫之强終不離乎春秋之俗

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

李懐光反德宗以其子璀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問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必負陛下敗則臣與之俱死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李泌深歎其賢棄疾之事正與相符

又

淩以棟曰棄疾之為臣子過矣夫父果無罪而君欲殺之則號泣而請不得則奉父而逃孝也亦不害為忠父果有罪而君已殺之則敬共其職以蓋父愆而中實隱痛焉忠也亦不失為孝今也不然始則視父若途人雖死而莫為救也終則指君為讎人寧死而莫為用也見謂不洩君命為忠而實成其不孝見謂不事父讎為孝而實見其不忠其于君父之間無一而可者也

父戮子居君焉用之

媿菴録曰棄疾處君臣父子之間倉卒應對不失針芒

行掩其言從容就義申生之儔也

有寵于薳子者八人

媿菴録曰託疾之意安在功名利勢移人如此子南一

觀起而殺其身子馮八人而能安子南無申叔子馮有

申叔也師友之關係大矣

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

梁何之元為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

之元終不一造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觀起有寵于令尹有馬者皆亡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耳

求亡妻者使復其所

郤二泉曰子展處奪妻者善矣然殺人而輒復其所可乎鄭而有政也施生戮死必有如叔向之為說者

禮為鄰國闕

二泉曰諸侯禮絶期喪寧曰毋有憂戚而已可以樂乎

愚菴曰禮為鄰國闕如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之類言禮尚有為鄰國闕者而况母戚乎

晉將嫁女于吳

魯昭公娶婦于吳晉又嫁女于吳爾時之欲通吳而婚媾綢繆不嫌越禮如此

奉君以走固宮

欒盈所讎者范氏耳帥甲入絳必將刧君以討范故王鮒以奉君如固宮之策告之實武謀誅宦官曹節請靈

帝御德陽殿遂矯制令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唐甘露之變仇士良等以軟輿扶文宗入宣政門命左右神策使帥禁兵盡殺李訓諸臣乗輿向背成敗俄頃司馬懿屯兵洛橋奏曹爽之罪桓範勸爽奉少帝詣許昌名四方兵曰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皆此智也

范鞅逆魏舒

兵爭順逆各殊要以多助為勝魯昭公討季氏使郈昭

伯逆孟懿子反為所殺以致野井之行郈孫之不如范鞅多矣晉齊王冏討趙王倫約成都河間諸王同舉事顒執冏使送倫矣既聞二王兵盛乃轉附之譙王承遣鄧騫至襄陽約甘卓同討王敦而卓遲迴于去就之間石頭城遂陷宋文帝討謝晦以檀道濟本不預廢弒之謀名之至建康使將兵晦惶恐無計善用兵者　敵之所恃而為我用成敗班班可見

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

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山在今平陽府大寧縣西南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黄河中流水經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有孟門山即龍門上口也實為黄河之巨阨胡渭云孟門有二一在龍門山北三子言河出孟門之上者也一在太行山東左傳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者是也史記吳起謂魏武侯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呂氏春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

不為險矣劉孝標廣絶交論曰太行孟門豈云嶃絶凡
與太行連舉者皆非吉州之孟門杜注止云晉隘道而
不言其處司馬貞注吳起傳云按紂都朝歌則孟門在
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别有孟門矣按齊師自朝歌而入
亦不當反在其東然則孟門者太行隘道之名疑即今
輝縣之白陘云

申鮮虞之傅摯為右

注傅摯申鮮虞之子與潘尫之黨同一句法

羣臣若急君于何有

逆臣出口便見其後遂弒公以說于晉傳志之于此亦先經以起例也

以報平陰之役

陳鐵山曰齊桓之子孫不足以繼霸而每每不平于晉晉文之子孫號為繼霸而亦不敢責備于齊魯宣舍晉而事齊天下幾有兩霸斷道一盟齊魯之交散而晉憾始結鞌之戰師徒撓敗俯首帖耳蟲牢馬陵僶勉聽命

豈其本心平公新立溴梁之盟髙厚已有異志矣莊公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以快生平修怨之志自非秦之世仇誰敢執戈而與晉角景公如齊飲酒投壺晉人有弱吾君之言迨後伐晉次于五氏垂葭而諸侯遂無霸矣且夫齊之大不減于晉文之盛不及桓後世子孫惟悼公稍有聲績齊晉數君不大相遠晉獨得以世霸者欒郤范韓趙魏之徒人才世出桓公有管仲而無繼所以絶世霸之資景公有晏子而不用所以無復

霸之續孰謂圖霸于天下而可以無人為之乎

季孫之愛我疾疢也

司馬宣王卒許允謂夏侯玄曰吾無憂矣玄歎曰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士君子不幸有才側身權奸之間多不能自免

藥石也

金元起注素問訪砭石于王僧孺僧孺曰古人以石為鍼不用鐵說文砭字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髙氏之山

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愼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鈹代之

甲從已而視之

周勃就國于絳河東令至令家人被甲持兵以見之王渾嘗謁王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與見晉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武帝令勿推治勃則為人告謀反下獄矣臧武仲之智猶是也邠州郭晞一營皆甲大譟段秀實單馬赴之曰殺一老卒何甲也禮義折人舉其心兵意阱而銷

之豈不笑數子之悁悁哉

　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

顧亭林曰傳言杞梁之妻知禮而已言崩城者始自說
苑列女傳二書列女傳曰杞梁之妻無子既無所歸乃
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
日而城崩說苑曰杞梁華舟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
妻聞之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按左傳既有先人之
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何至暴骨溝中

崩城之言未足為信

又

金罍子舉貫休詩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更溺長城之誤之緣起可謂博雅矣但謂秦與齊俱築長城備引括地志以劃分疆界葢燕趙之長城皆在北塞齊魏之長城皆在中原此戰國策歷歷言之而用揚于此又不無小悞齊築長城閔王事也杞殖之死莊公時事相去二百

五六十年甚哉考古之難也

有臧武仲之智

東坡志林曰司馬懿討曹爽桓範往奔之懿曰智囊往矣範說爽移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不能用陳宮呂布既擒曹操謂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日何如宮曰此子不用宮言不然未可知也僕嘗論此二人呂布曹爽何人也而為之用尚何為智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謂智

自虞以上為陶唐氏

史記五帝本紀帝堯為陶唐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仲達于傳疏駁之契居商故湯以商為國號後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葢地以二字為名所稱或單或複也愚按夏書惟彼陶唐疏之者亦孔氏其說一如左傳晉語即弘嗣注也史記亦祖尚書内外傳杜注合陶唐以為堯所治地蔡仲默書集傳又云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

陶之一字或與唐分或與唐合諸儒聚訟聊為述之

又

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曰蔡傳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按堯為天子實先都吾晉陽後遷于平陽從不聞有都陶之事真屬臆語即書疏左氏杜注孔疏亦不確唯漢書臣瓚注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師古曰瓚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甞居之後居于唐

故堯號陶唐氏斯得其解矣

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

愚菴曰此云在夏為御龍在商為豕韋則御龍在豕韋之前昭三十九年云夏后賜劉累為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則豕韋又在御龍之前矣傳文自相背戾故杜于其下注云累遷魯國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明以二傳附會強合之也

非無賄之患

黄山谷雜論凡言貨賄金玉曰貨布帛曰賄貨自然成賄以人功乃成按傳文上言諸侯之幣重幣即布帛之屬孟子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指金百鎰而言所謂金玉也然樂王鮒欲求貨于叔孫使請帶焉則以幣帛為貨矣又蘧啓疆對楚子宴有好貨岀有贈賄則貨為幣帛賄為金錢矣左傳貨賄二字皆互稱不知豫章何以得此解

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

干寶晉紀揔論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語本此

象有齒以焚其身

疏服虔曰焚讀曰僨僨僵也為生齒牙僵仆其身格物揔論象脱其牙則藏之山谷之民削木以代可得不爾則窮其土得之即噬漢魏以下皆有馴象之司列于鹵簿象性馴可畜非如虎豹之皮以服猛見殺于人者桂海虞衡志欽州人能捕象象行觸機則刃下擊之中其

要害則死將死以牙觸石折之知牙爲身災也

鄭伯稽首

春官太祝掌辨九㨽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拜稽首始見舜典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垂拜稽首益拜稽首伯拜稽首讓而拜舜也臣拜君也太甲成王之王拜稽首君拜臣也儀禮云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尊主人也傳哀公十七年公會

齊侯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此諸侯于諸侯不稽首者也襄公三年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是以請罪焉

于君是望敢不稽首此諸侯于盟主亦稽首者也穆嬴抱太子頓首于趙宣子季平子頓首于叔孫鶴山先生曰臣于君稽首敵以下頓首方回續古今考證之甚詳

陸德明本寡君是以請請罪焉上請字音情請請罪焉句法當拈出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

邱濬曰此南國用舟師見于史者始此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楫于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以濟河也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皆在河然亦暫以濟爾非若吳楚用之以戰昔人謂吳人以舟楫為輿馬以江海為平道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公輸班自

魯之楚為舟楫之具又以歷代史攷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温伐燕至枋頭是也趨關中者自河而入涇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

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險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太武道此以寇宋也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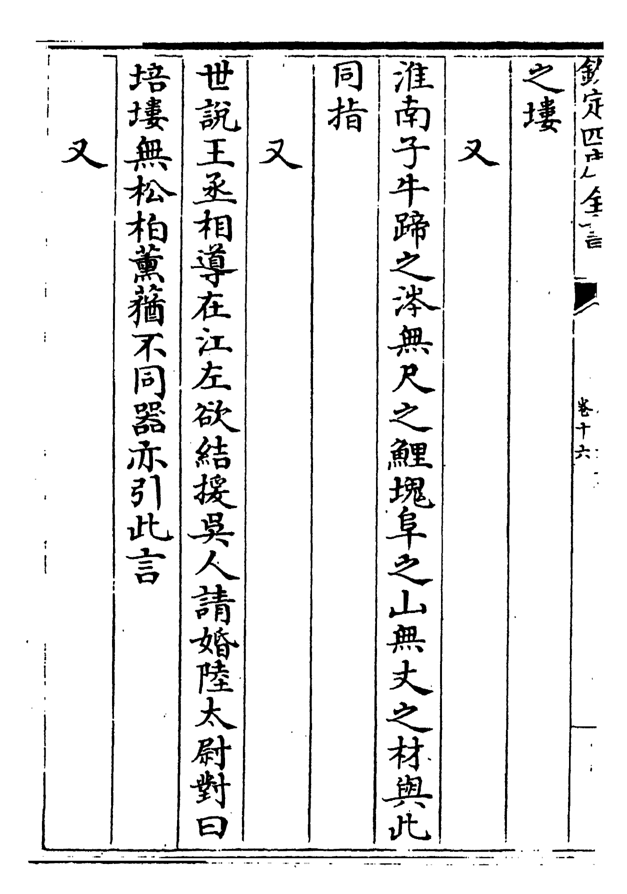
陳文子曰齊將有寇

陸貞菴曰當莊公伐晉杼有不臣之言文子實與聞之至是又先知齊將來寇而進無讜言以匡君過退無石畫以折奸萌低回竊語難作則委而去之初捐十乘之馬終守百車之木春秋士大夫自為謀多類此國家何

賴焉愚按齊莊遇弑左氏詳載死難諸臣其逃之者則申鮮虞閭丘嬰盧婆癸王何追崔慶滅而歸國傳皆歷歷迴應而不一及陳須無論語子張之說不知從何而來且論語之事一一多與傳合先儒謂丘明徇魯論作傳獨子張此問遺之即楚子文三已亦傳所無誌其疑以俟考古者

培塿無松柏

揚雄方言冢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培自關而東謂



之塿

又

淮南子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與此同指

又

世說王丞相導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亦引此言

又

唐郎餘令為霍王元軌府条軍其從父知年亦為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吾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為林也

皆踞轉而鼓琴

傅士凱曰轉字從車與衣裝何與疑是軫字之誤詩小戎俴收注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收斂所載者踞之可以鼓琴衣裝何可踞之而鼓琴乎且下云取胄于櫜而胄則櫜固為衣裝矣

又

娩菴録曰踞琴臨敵有此閒暇如此淵度如此絶技後人所無有之亦無此竒筆描畫

胡再不謀

射犬于此行幾為羊斟喪華元之罪而張骼輔躒之勇不亞許伯攝叔之技則晉之求御于鄭匪欲勝楚乃以威鄭耳

齊人城郟

成王定鄏于郟鄏郟即洛邑之别名周語穀洛鬬毀王宫齊于是為王城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下都自周公遷殷頑所構規制未備且閲世久遠故晉合諸侯以大城之叱靈王之時王宫偶為水毀故齊莊公獨任其勤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命名伯定申伯之宅分封營建皆列國承王命以從事齊莊亦猶行古之道也

猳叔如周聘

娩菴録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年乃始

有叔孫豹之聘蓋自是不聘王矣

敢問降階何由

時晉楚大國之卿貴侈日甚魏舒城王城則南面蒞事楚國會列國大夫則設服離衛程鄭以嬖臣驟登卿列韓趙之徒必惡而欲害之觀屠蒯對君之言知此席良不易居懼禍而有降階之問然明曰下人而已學問深者周旋中禮出于自然豈負乘之鄙夫所能喻子產因是以知然明解人相得有味其言

男女辨姓

呂后之妹歸于呂平王莽納王訢之女而稱之曰宜春氏與崔杼娶東郭偃之姊亂逆之徒所為大抵如此盧婺癸曰宗不予避亦漸染于崔慶之餘習雖發羞惡之良旋為汨沒矣

姜入于室

弑君者是崔杼之本謀徒以姜為附耳姜亦與謀故同出

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

秦本紀閻樂望夷之事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曰不可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戸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閻樂麾兵進二世自殺蓋同此三弗許之調也昭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亦三請三弗許臣弑君而君至于三請者君情之哀也君討臣而臣猶得以三請者君力之弱也

祝佗父祭于髙唐

田齊世家威王使盼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漁于河仲連
子仲連謂田巴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哀十年趙鞅
毀高唐之郭杜注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
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媿菴曰莊公失道乃其臣為之死者甚衆或曰莊公惟
無道故為之死者皆嬖人雖然嬖人而能死賢于士君
子矣今之士君子不如古之嬖人也
獨吾君也乎哉

嬰非不死也不逮耳苟不死即有可為苟不免自當受死其後慶氏之事嬰與欒施陳鮑實有密謀則今日之不死蓋有意矣

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

呂氏春秋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僕之手曰安之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山而命懸于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

慶封為左相

馬永卿曰古人以右為上左相謂非正相如輔佐之佐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又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蓋伊尹者湯之相也虺特佐尹者耳漢孝惠時王陵為右丞相陵既免徙陳平為右丞相文帝初立周勃功高陳平謝病上親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周昌為御史大夫左遷為趙相黄霸以財入宫府不與右職皆此之謂今人亦謂降為左遷愚按楚人尚左城濮之

戰子西將左子上將右郯之戰子重將左子反將右此荊蠻之俗異于上國者也吳與楚雞父之戰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亦尚右矣後世南北禮尚左尚右皆從此起

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

晏子春秋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齊國吾與子共之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劒既在心矣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曲刃鉤之

直兵推之嬰不革矣遂舍之

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

趙盾解免于董狐甯殖遺命于子喜亂臣賊子固未有不懼其名者崔杼殺太史亦猶是心也但作用不同耳更加以恣睢凶怒明燕王遂夸方孝孺之十族矣

鮮虞推而下之

趙熹與韓仲伯避赤眉携小弱越山阻出武關仲伯婦色美慮有强暴已受其害欲棄之于道熹責怒之以泥

塗婦面自推車得免亦與申鮮虞事跡絶類

不以兵車

疏用兵甲者葬是送終大禮法當備列軍陳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所以榮之今皆降損

齊人以莊公說

強鄰致討有殺其臣以求解免者燕殺子丹宋殺韓侂冑春秋則衛殺孔達也若臣弑其君以為說三綱倒置

不可言矣即大國討叛誅貳罪止一人若湯征葛文王伐崇降而為秦穆公之獲晉惠要未有授權于其國之叛臣而以不義侯邀賞者莊公雖有間晉之罪較之崔杼弑君其惡孰大為晉者宜執崔杼而戮之若齊襄楚莊之轘高渠彌夏徵舒則義聲振而霸主尊矣即不然卹其國哀旋師反斾吳之伐齊也齊人弑悼公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乃還范匄昔伐齊亦以靈公薨而還師何至受逆臣之賂憪然布告諸侯就匄一身行事前

後異轍不過崔杼能納交于晉卿若孫林父之逐君始終曲芘迨鄭僖公赴會受弑竟亦不問名曰會盟征伐而諸侯叛服又非所急蓋大夫擅政君若贅旒是故晉之失諸侯遲諸皐鼬為已晚矣

男女以班

劉光伯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愚按小國之事大國大夫頓首伏罪至矣未有係累婦人者外傳句踐事吳有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之語令齊之

服晉乃先之蓋崔杼恐身受霸主之討不惜汚鄙齊國也然則杼妻必為班首矣可恨可嗤

將使衛與之夸儀

萬充宗曰剽之君衛歷年十二與于盟會者七久矣其為正君矣一旦復以夸儀處衎是使衛有二君也幾見一國兩君而不亂者乎吾甚怪晉既定剽于始曷不更慮其終既恤衎于終曷不早抑之于始也愚按比獻再君衛晉復聽孫氏之愬為澶淵之會執納君之甯喜北

宮遺獻公如晉晉又執而囚之徵齊鄭為之請衎將再遇剽之禍矣奕碁不定世卿之衛臣為之世霸之晉主又復效之使奉槃敦以從盟執鞭弭以從役之列國既外事大國又復內事權臣而後可以安于其位春秋之晉至此其可復問乎

井堙木刊

唐書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摠管討高昌刋木塞塹引撞車毀其堞因拔其城此磧鹵之外去中國七千里

故以是下之陳鄭本與國從楚而行乃為比絕地之法宜鄭之致怨深矣

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

避難倉皇情景幾于漢高彭城之敗滕公收載孝惠魯元相似春秋如齊頃公被執華泉韓厥捧觴加璧再拜稽首所謂傷國君有刑也觀子展命師無入公宮子產親御諸門師行有紀陳侯翼日聞之不亦赧然自媿乎由其國素無明君賢大夫無事則有道弗不除之象遇

難則為扶攜奔墓之事君子是以知陳國之先亡也

又

陳風有墓門之詩所謂墓者若洛下之北邙曠遠薈蔚之地故賈獲母妻亦逃焉王逸楚辭注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有欲與之淫者引墓門詩刺之墓門之名彰彰矣

子美入數俘而出

子產亦稱子美傳文僅此一見東坡和潛師放魚詩況

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瑯琊代醉編梁谿漫志嘵嘵辯子美一以為非子產一以為即子產其曰杜注云然者危言也然則元凱之後仝讀傳文者東坡𢁉州兩先生而已

以備三恪

胡身之曰三恪二王之議有三說焉一曰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為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黄帝堯舜之後下車封夏殷之後而言一曰二王之前

但存一代此據左傳但封胡公以備三恪而言一曰二王之後為一恪妻之父母為二恪夸狄之君為三恪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梁崔靈恩云三說以初為長按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第三代者遠難師法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足知其無五代也

又

宋書禮志晉及江左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升在三恪上此三代以下亦有

三恪之文白居易新樂府二王後彼何人介公酅公為國賓周武隨文之子孫二代而非三代宋太祖鐵誥柴氏子孫世世勿加誅戮鄭王殂于房州謚曰恭帝不聞後嗣予官歷代因國之可徵者如是

辨京陵

爾雅釋丘絕高為之京非人為之丘釋地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僖二十三年傳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京京與陵皆墓也杜注辨京陵辨

別之為冢墓之地正義引此䟽之

表淳鹵數疆潦

賈逵云淳鹹也說文鹵西方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安定有鹵縣　賈逵以疆為疆檃磽确之地檃堅也疆檃見周禮地官砂礫之田按自山林以下八種皆不可井之地而以井衍沃一句揔承之

井衍沃

周室井田之制盛于成康而漸壞于春秋亦但奉行于

中原上國而未必偏于江漢荆蠻之域今爲掩庇賦竟以周公之治治其國矣且此時魯宣公方以税畝壊什一而屈爲二臣乃能行井牧賢矣哉

賦車兵徒兵

沈彤曰日知録謂執兵者之稱兵自秦漢始三代以上無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也此恐未然隱五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元年敗其徒兵于洧上本文明以敗爲言矣將亦謂之非士卒耶此等處宜各据文意

為斷

門于巢

古巢伯國成湯放桀于南巢即此秦為居巢縣范增為居巢人有居巢山在巢縣南三十里有亞父山

子産始知然明

因知然明志問政因語子太叔志子太叔問政了無端緒忽合成篇總之子産之賢往來意中不禁躍躍而出數十年間未有此等妙文

左傳折諸卷十六

左傳折諸卷十七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襄公

成而不結

陳止齋曰傳言齊楚固相交聘秦晉盟而不結是以宋之役諸夏始判遂成南北之勢

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

淮南子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

壁左右欲塗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與此同指皆彼此各一是非之解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

為甯喜弒君作傳而精神全在納獻公反復見喜之必納其情事亦復可悲耿耿父言雖明知獻之無信而不顧也然傳家之意皆言獻無信不可使復而不言剽已為君不可弒忽弒君而單言復君失春秋之義

矣故傳至襄昭之際可以文言而不可以經言也

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

陸子餘曰伯玉始聞孫甯逐君之謀不對而去之矣至是謀再及焉而亦如之夫服冕乘軒以事兩君其亡與死皆弗預知亂則逃之安則返國臣人而若此末之難矣意者晚雖居衛不仕于剽若子臧叔肸之為者衛人以為國老大事訪焉故得去就自如理亂弗聞茲孔子之所賢歟

以討衛彊戚田

媿菴録曰林父叛臣晉反封殖如此具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以為異日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可慨也

晉人執而因之于士弱氏

執甯喜書于經執衛侯不書疑傳不實或云為臣執君不可為訓故削之則晉文執衛成亦為臣執君也何以書而不削乎

晉侯言衛侯之罪

孫林父逐獻公何以不討甯喜弒剽則討以林父之善于晉大夫也昔者成公歸國而文公執之以成嘗貳于楚獻則未嘗貳也悼公以衛人出君之故一問之師曠再問之荀偃至此而平公直言衛侯之罪蓋君心爲奸黨所蔽如此幸而獻公復國齊鄭有功厥後魯季氏逐昭公則宋元道死而不恤衛靈懷鼎鑑而無施奸臣聲勢相倚而晉失諸侯矣春秋世變之亟逐君之禍憯于

弑君如長萬邴歜逆節萌于一時林父意如彌牟肥巤蓄謀成于數世悲夫齊康公晉静公皆被逐者也

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

媿菴録曰婉者巧于自結狠者疎于内交佐日以親痤日以疎以至于死故居近君之地者自處為難

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

馮琦論江充巫蠱之獄謂帛書木人即宋伊戾之故智臨時自埋而自發之耳夫即使太子果有邪謀當亢奉

詔按治掘地發屋勢難隱諱何不亟毀其迹以自免至寧陷悖逆而不辭是故為人君者知春秋之義不至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矣

為我子又何求

遼耶律乙辛譖太子濬遼主鞫治之濬具枉狀曰吾為儲副尚何所求與宋平公之言如出一口無如欲速之一言讒者則竿頭更進也

乃烹伊戾

黄若晦云漢武帝聽車千秋言明戾太子無罪遂族江充且為歸來望思之臺寓其悲傷之意然則何益哉愚按太子痤美而狠其所為或有不近人情者致伊戾之譖仁恕如梁昭明太子木鵝厭禱暴惡而蕚鮑邈之之蜜啓梁武終未嘗以為罪也賢子不能得之于慈父蓋難言之矣

左師曰誰為君夫人

媿菴録曰戌當日所稱賢臣乃其于太子夫人之間傾

危如此貪肆如此豈得為賢

其于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伍舉歸楚後不過佐靈王行篡耳有何可紀而特傳之則以聲子之詭言子木之變色文奇事奇即欲不驚心動魄不可得也文有幅幀有蹊徑秦漢以下遂多宗之在左傳中尚是有邊際文字至今口角如生

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

說苑遽伯玉使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撫草而待

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見楚王使事畢從容言至于士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于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意即聲子復伍舉之事而中壘譌其名

又

五代史有班荊館在汴郊即伍舉與聲子相遇處

其大夫逃死于四方

媿菴録曰諸臣奔晉往往為致死力殘敗楚師何無宗國之念也葢原其致奔之由既非其罪而楚又窮治之不已人無還反之期自不得不為致死耳不然何莊舄仕楚尚有越吟士會客秦終為晉之良佐哉

今又有甚于此

滿肚典故滿肚兵機滿肚國事滿肚朝局矢口而言使聽者魂揺心戰皆以巧行其私描情至此真是神手

晉楚將平諸侯將和

媿菴録曰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伯業怠矣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為陵駕之舉也鄭雖未服于楚明年晉楚為成而諸侯皆朝楚矣

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

廩丘高魚暨他邑悉治之歸于齊魯及宋得盟主之道矣戚則終不歸衛而反以懿氏之邑附益之討烏餘而不討孫林父吾終不能慊然于趙文子

及右宰穀尸諸朝

呂氏春秋郈成子為魯聘于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送之以璧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衛其有亂乎去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按衛獻公初出奔襄公曾使厚成叔弔之此時右宰穀方從亡自歸于衛此篇穀作穀臣厚作郈弔衛作適晉過衛相去二十年録之以存異

託于木門

一統志在舊滄州西北四十五里有大樹名木門故以為名漢置參户縣于此亦名參户城

不鄉衛國而坐

諸葛靚王裒皆不向晉庭而坐司馬氏篡國弑君二臣皆父讎也獻公復國本正特負其臣耳子鮮與喜同功以友死非其罪而絕其同氣之君無乃已甚

公喪之如税服終身

疏禮無稅服之名禮記過而追服實名為稅杜以義不通故云稅即緦也喪服有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惟諸侯之大夫服天子此外無人服此禮天子諸侯絕旁期獻公痛慼子鮮故特為服此服

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林堯叟曰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于是始則南北二霸天下之大變也于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夸夏之辯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耳矣

以藩為軍

王方麓曰趙武信楚而以藩為軍設楚乗其無備雖左旋入宋不亦晚乎唐渾瑊與吐蕃盟平原吐蕃劫盟即其事也愚謂貞元叛盟之事唐始約盟于清水吐蕃請于土梨樹馬有麟奏言其地險阻恐吐蕃設伏李晟亦深以盟所為戒瑊皆不聽以致受劫及其走而免也終賴駱元光韓游瓌連營相次此正類左旋入宋之救援矣竊較此時大局宋方睦于晉魯衛鄭諸姬皆在焉弭

兵之會宋實倡之決無委晉卿于虎口以干後討之理且楚氛衷甲趙孟既以對伯夙復謀之叔向雖藩為軍而為之備者固已豫矣子木之始計曰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後終不敢有所加且聞范武子之德而深為賛歎蓋為趙孟之德度所涵而然是役也武備與文事兼焉蓋稍類乎藺相如澠池之從魯子敬益陽之會而不可疑于公子卬河西之敗也

視邾滕

季梧岡曰視邾滕之命非出魯君特季孫假之以自便耳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専之魯爲望國冠于諸姬徒以貢賦苦重之故過自貶損夸于附庸大不列于諸侯矣貢賦可勉國體可惜叔孫之不肯視邾滕是也經文去族者省文耳前書曰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云云于宋後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著蒙上文不復書叔孫而但曰豹猶之蒙上文不復書趙武屈建諸人姓名但曰諸侯之大夫非以違命貶豹也

果以違命為貶前書夏會之時便應去族矣

晉楚爭先

愚菴云黃池之會吳晉爭歃趙鞅責以命圭之命命曰吳伯不曰吳王吳無辭以對趙武當曰周室雖衰猶守府也楚若能貶其王號諸侯之旅見者率之以朝于京師敢不許諾哉可以塞子木之請至哉言矣愚嘗極辯五霸謂楚莊之必不可以霸許之者以其未受王命蓋管仲初與齊桓謀先曰以屏王室桓公之服楚首責以

王祭不供晉文踐土之盟亦曰皆奬王室楚之勝晉也
則曰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其臣之尊其君者惟曰以
屬諸夏此楚莊共之與桓文異也今弟曰弭兵不曰尊
王晉自悼公復霸第知爭諸侯不知奬王室晉果能無
弱于楚而責其降王號如董禓之對夫差一道也此讓
其先歃者也踐土之班晉重耳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
並居齊宋莒之前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如隱公之請薛
侯又一道也此必不可許楚先歃者也今弟以狎主齊

盟而先楚迨再會于虢竟曰尋宋盟讀舊書而楚儼然

先晉矣春秋之遞降可勝慨哉

趙孟為客

歃之先後在國體享之為客在卿位屈建自言狎主諸

侯矣既亢其君不得不一畀其身在宋君亦不得不存

此一段以處晉矣

范武子之德何如

三國志吳書張温傳權銜温稱美蜀政因暨豔事欲并

罪之駱統表理温曰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于
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于趙鞅經傳美之
以光國不譏之以外交也

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媿辭
楊伯起天知地知爾知我知趙閱道日所為事夜必衣
冠露香拜告于天司馬君實平日所行事無不可對人
言者趙孟所稱隨武子之德殆近是矣愚謂士會未必
能至是趙孟蓋高其說以示敵國耳趙孟嘗觀乎九京

論武子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人品亦在
羊陸源張之間足為定評

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穀梁曰内之辭為涖外之辭為來春秋書魯大夫涖盟
多矣傳于此言晉大夫如楚涖盟内晉而外楚也

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太叔二子石從

唐書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與武平一相
酬詰日用曰鄭七穆奈何平一曰鄭穆公十一子子然

及二子子孔三族皆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時崔湜張說在坐皆驚服愚按文公之子六人四子或先卒或以罪死俞彌見惡于文公不得立獨公子蘭自晉歸嗣位是為穆公載于宣四年鄭穆公卒傳內穆公諸子散見諸傳而揔此七子于垂隴之從饗在魯襄二十七年先二十六年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杜注云云為平一之言所自出

牀第之言不踰閾

揚雄方言牀齊魯之間謂之簀陳楚之間謂之第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家犖曰合昭十六年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齹子太叔子游子柳所賦宣子喜之其皆非淫詩明矣否則牀簀之言不踰閾不且與伯有同僇乎

誰能去兵

呂氏春秋用兵篇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家無怒

笞則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罰不可偃于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又

莊子徐無鬼篇魏武侯曰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

又

晉武帝欲偃武修文山濤以爲不宜後諸王構難寇盜處處蜂合郡國以無備不能制皆如濤言唐穆宗時諸鎮皆挈地還天子蕭俛與段文昌爲相密詔天下銷兵

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羣聚山林為盜復失河朔樂喜不可弭兵之論上下千百年成敗之局具貫其中

又

宋陳亮上書孝宗謂李沆深不願真宗之與遼和親引子罕語且謂紹興通和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

爾雅無夫無婦並謂之寡故男子亦稱寡

至則無歸矣

困之大過之占至此乃驗

子蕩將知政矣

媿菴録曰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而爲令尹執國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僨事旋即誅死所以强大累世而威權畧無下移固其君之强明亦其傳國用人之制獨善也

僕僨于野以喪莊公

豫讓言以衆人畜我我以衆人報之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吾謂所禮者賢士則得賢士之報所嬖者小人則得小人之報齊莊為勇爵而杞殖華周先死于莒賈舉州綽十人同死于崔氏皆勇士也自餘申蒯祝佗父之死者又有人不死而誅崔慶以報之者有盧蒲癸王何焉申鮮虞越國而免異于諸人其惓惓舊君之心則一獨晏子一人不肯為之死以莊公之不識賢人也並時則有欒盈以好士聞下逮四公子遂開戰國之風若

大禹周公朝見士三千夜見士八百成大夏成周之盛孰謂賢士之不生于世哉

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大衍歴合朔議曰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殷歴魯歴先一日者三後一日者三周歴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周歴置閏無準致日月不與天合如傳所記日南至在二月則雖曰建子而實亥十一月火猶西流則雖曰建戌而實申也孔子于十二月螽嘗譏司歴之

過而春秋日食不書朔日乃獨致辨于交朔之不合者閏餘之失易見交朔之繆難知易見者有不勝譏而難知者非驗諸日食則莫能得其正也

又

周密曰歴法以章法為重章歲為重葢歴數起于冬至卦氣起于中孚而十九年為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閏必第七閏在冬至之前必章歲至朔同日此其綱領也前漢律歴志云朔旦冬至是謂章月後漢志云至朔同日

謂之章月積分而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唐志云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餘此章法之不可廢也以杜征南長歷攷春秋之月日雖甚精密而其置閏之法竊有疑焉如隱公二年閏十二月五年七年亦皆閏十二月然猶是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如莊公二十年置閏其後則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皆以四歲一閏無乃失之疏乎僖公十二年閏至十七年方閏二十五年閏至三十年方閏率以五歲一閏何其愈

疏乎如定公八年置閏其後則十年以至十二年十四年皆以二歲一閏無乃失之數乎閔之二年辛酉既閏矣僖之元年壬戌又閏僖之七年八年哀之十四年十五年皆以連歲置閏何其愈數乎至于襄之二十七年一歲之間頓置兩閏蓋曰十一月辰在申司歷過也于是既覺其繆故前閏建酉後閏建戌以應天正然前乎此者二十一年既有閏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又有閏歷年凡六置閏者三何緣至此失閏巳再而頓置兩閏乎

近則十餘月遠或二十餘年其疏數殆不可曉豈别有其術乎抑不明置閏之法以致此乎

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

注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前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凡十一年故歲星當在星紀明年乃歴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矣

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

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而
在危虛之下為蛇所乘也歲星本位東方東方房心為
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
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禆竈言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即梓慎所云歲在
星紀而淫于玄枵也杜注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于
北禍衝于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孔疏帑者細弱之名
于人則妻子為帑於鳥則鳥尾曰帑妻子為人之後鳥

尾亦鳥之後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故周楚惡之

大適小則為壇

李梧岡曰春秋時但有小適大之事無大適小之事大適小惟齊鄭如紀一事而又懷詐藏禍將以襲之大為小國不利何五美之有然則子產所言乃東遷以前王政風行諸侯修睦時事非春秋所及也　按楚文過鄧鄧侯享之亦大適小一事

又

媿菴録曰大為壇小不為壇未有故事特權詞以安外僕之心不欲以犯強夸耳既以畢弱事人安用責以苛禮子産之措拄小國苦心若此

與慶舍政

春秋世卿執政皆諸族更迭為之魯自季孫宿以後不復移于他氏則專國之禍成矣漢霍光梁商之甍子禹及冀皆嗣位為大將軍幾成弑逆而魏之丕晉之師遂移國祚蕭道成則父居東府兒守臺城一家兩録以逮

高歡高澄其時南宋東魏并不止綴旒矣宋公孫壽辭司城請使子意諸為之意在全身以保族已則謝事也慶封授政于慶舍以自便其淫湎而大柄仍不肯假人與東晉會稽王道子以世子元顯録尚書事錮寵擅權同一心事終於家國俱傾而已矣

男女辨姓

男女辨姓崔杼則娶同姓慶舍則壻同姓崔慶之無禮一也

使執寢戈而先後之

董卓與吕布誓為父子入朝扞衛前後布與秦誼陳衛李黒等持長戟挾乂卓車布遂手刺殺卓權奸知衆怒則置勇力自衛商鞅之持矛闟戟傍車而趨亦然

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

吕氏春秋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癸何使子雅子尾怒慶氏故以不堪食之洎潡之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

告平仲子車杜謂慶封欲與共謀子雅子尾非也乃癸何以誅慶之謀告耳觀荅辭語意可見慶氏父子愎而專舉朝共嫉之同謀俱發再讀後篇北郭晏氏與子雅子尾同受邑賞愈明

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

愚菴曰慶封本與崔杼同惡積木百車于逵道蓋儲之為武備也陳無宇對以得木則是空其儲胥與後濟水

而戕舟發梁意同故文子戒之以愼守愼守者恐其復為慶氏所得也舊解都未及杜注謂喜其子不志于貨財謬甚

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

南齊王敬則反于會稽遣兵討之敬則敗死曲阿以子壻謝朓先時發之也朓妻常懷刃欲刺其夫夫不敢見盧蒲姜助癸謀殺舍異于敬則之女矣故當與雍糾妻參看

誰敢者

王允謀誅董卓於未央殿卓將入而少妻止之魏敬宗謀討爾朱榮于明光殿榮未入而爾朱世隆告之皆不見聽凶人稔惡貫盈固天奪其鑒亦平昔雄暴自恃謂天下必不敢圖已也

反陳于嶽

得木百車于莊之莊與反陳于嶽之嶽孟子所謂莊嶽之間也哀六年國夏高張乘如公戰于莊亦即其地

車甚澤人必瘁

是車也先以炷孟孫後以獻季孫穆叔一賦相鼠再誦茅鴟終于蠢然不知是之謂𪗋慶封

慶封氾祭

路史餘論春官太祝辨其九祭一曰食祭膳夫王食與肆師之饗食一皆授祭以報本反始也玉藻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祭瓜尚環魚尚膴殽之序徧祭之其不祭者惟水漿魚腊湆若餕餘爾此慶封氾

祭穆子所以賦茅鴟也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終食之仁吾于食祭觀之

使工為之誦茅鴟

宋人邱光庭補新宮茅鴟二篇駁元凱逸詩之說謂茅鴟非舊亡必孔子刪去者慶封奔魯在襄公二十八年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其時已八齡矣孔子賢于穆叔豈叔孫能誦之而孔子不及見之乎夫古者男子生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孔子雖生知或依入學之序未

可知若宋元公享叔孫婼而賦新宫在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四十五矣以燕禮下管新宫列于笙詩有聲無辭則宋公不宜賦宋公能賦之而孔子獨未及讀之四十不惑以後較之八齡之未能志學邱氏信于彼而疑于此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者耶

吳句餘與之朱方

朱方秦名曲阿三國吳書孫堅甍孫策葬之曲阿載母徒居焉其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凡賁為都尉揚州

太守劉繇舊治壽春為袁術所侵繇乃渡江徙治曲阿
廹逐景貢策説袁術乞兵千餘騎渡江轉鬬所向皆破
劉繇遁走江東盡歸于策　宋書州郡志晉永嘉之亂
流民相率過淮及江司空郗鑒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
武帝永初二年立南徐州治京口丹徒本屬晉陵古名
朱方又名谷陽宋文帝元嘉八年乃屬于南徐

天殆富淫人

士貞子諭趙嬰齊祭其得亡穆叔決慶封聚而殲旃及

後世柳玭戒子弟述馮宿賈餗之事天道禍淫不惂如是而亦有不盡然者燕乙逸徵為光禄大夫夫婦共載鹿車子瑋從數十騎服飾甚麗逸大怒責之瑋不悛逸常憂其敗而瑋更被擢任歴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歎曰此豈惟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夸也

癸巳天王崩未來告亦未書

愚菴曰禮莫重于天子之崩葬春秋不書崩者三不書葬者六傳例天王之崩來赴則書或赴而史遺其月日

亦不書也天子之葬其禮繁重王室卑微不能備禮或不以葬期告則不書或魯不使卿往會亦不書也當時魯君嘗親送晉楚之喪而京師絕迹則王葬不書亦無足怪此條左鈔未刻係先生評經手跡錄之

又

晉簡文帝之喪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引春秋乙未楚子昭卒不云閏月言十二日者附正于前月喪事先遠日以閏月祥黃仲炎云甲寅至乙未相去蓋四十二日

則閏月明矣不書閏月者明喪不數閏也愚按左傳癸巳天王崩未赴亦未書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則靈王之崩在癸巳矣癸巳去乙未止第三日而彼止據經文不稱左傳晉世左傳立學官久矣豈仍如漢人專習公羊者耶　隱三年平王崩崩以壬戌赴以庚戌相去將四十日較諸癸巳甲寅遷延更倍之赴告之不實時事可覩

不受郰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韓非外儲篇公儀相魯嗜魚國人買魚獻之儀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枉于法則免于相將不能自給魚無受魚而不免于相雖不受魚我能長自給魚矣晏子之論正與同意

又

梁商為少子不疑辭職上書曰晏平仲辭鄁殿以守其富公儀休不受魚飱以固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禄

于聖世云云

與我其拱璧

亂臣叛黨亦有能得人死力者顧其人何如耳楚白公登山而縊石乞甘受烹終不言死所隋王頍從漢王諒反兵敗自殺瘞石窟中語其子慎勿過親故子數日不得食過其故人竟為所禽梟頍首于太原崔杼之臣亦猶是也

李蘭尸之

孔疏詩言季女而曰季蘭謂少女服蘭草者按楚辭紉秋蘭以為佩所謂託芳草以喻佳人也

王人來告喪

高閌曰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如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荆楚之强以俟楚子之葬久留于楚待夏乃歸故聖人特于朝

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之無君也

以徵過也

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

左傳折諸卷十七